

石琴廬贊刊

王文立



第一種

曰
賛
鳳
鸞
取
斬

王火之署檢



弁言

天才跌宕字字寫生太史之文也而五事共爲一篇列以次第又班書體例也蓋風世之文雖在一鄉一邑一經史筆自與稗官小說不同五人亦幸矣哉讀竟欽佩無似

丁卯秋七月朔日澹堪弟成多祿謹註

五異人傳目錄

醉翁

懸子 陳純儒 坤

老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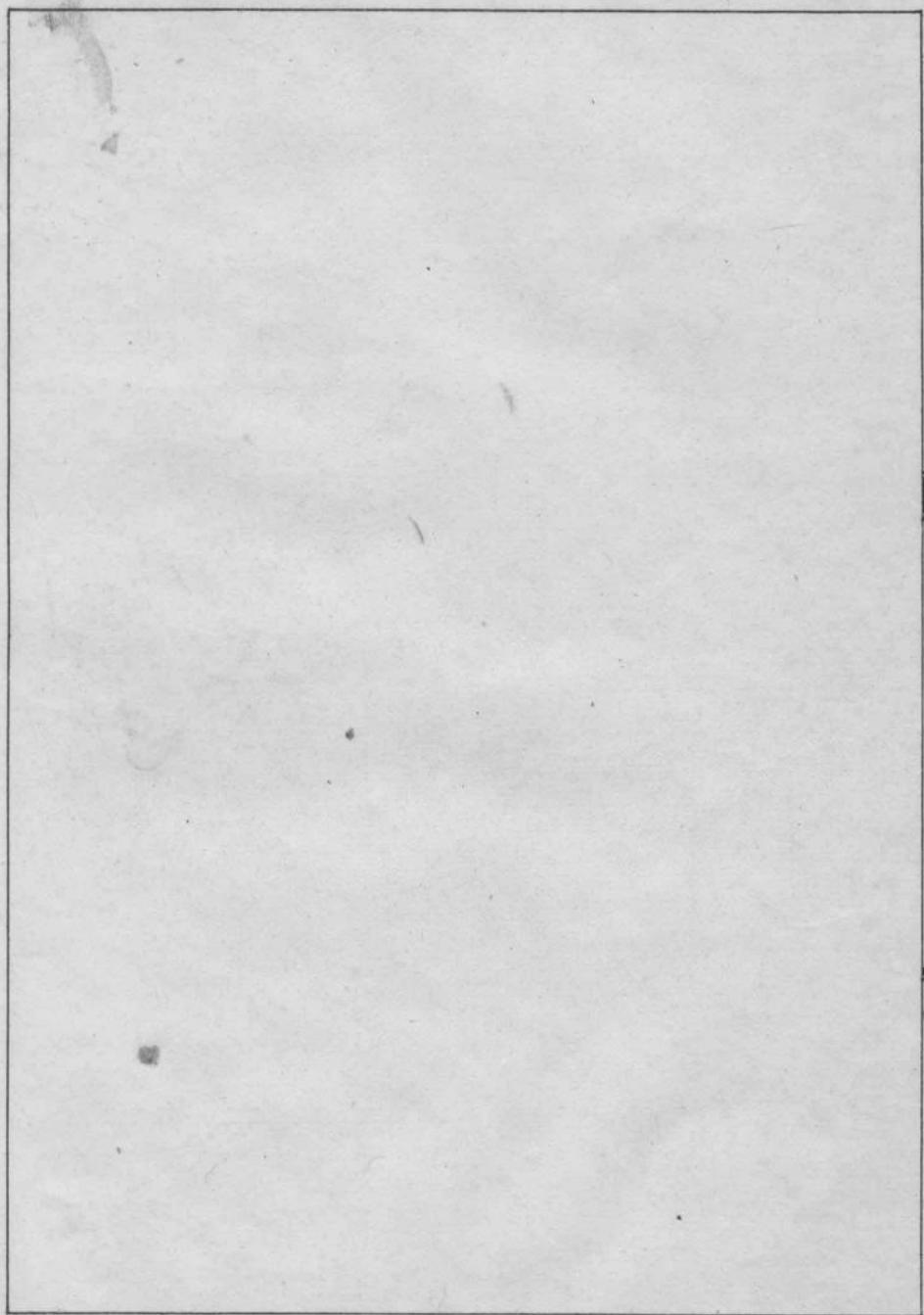
回生

憨農

跛丐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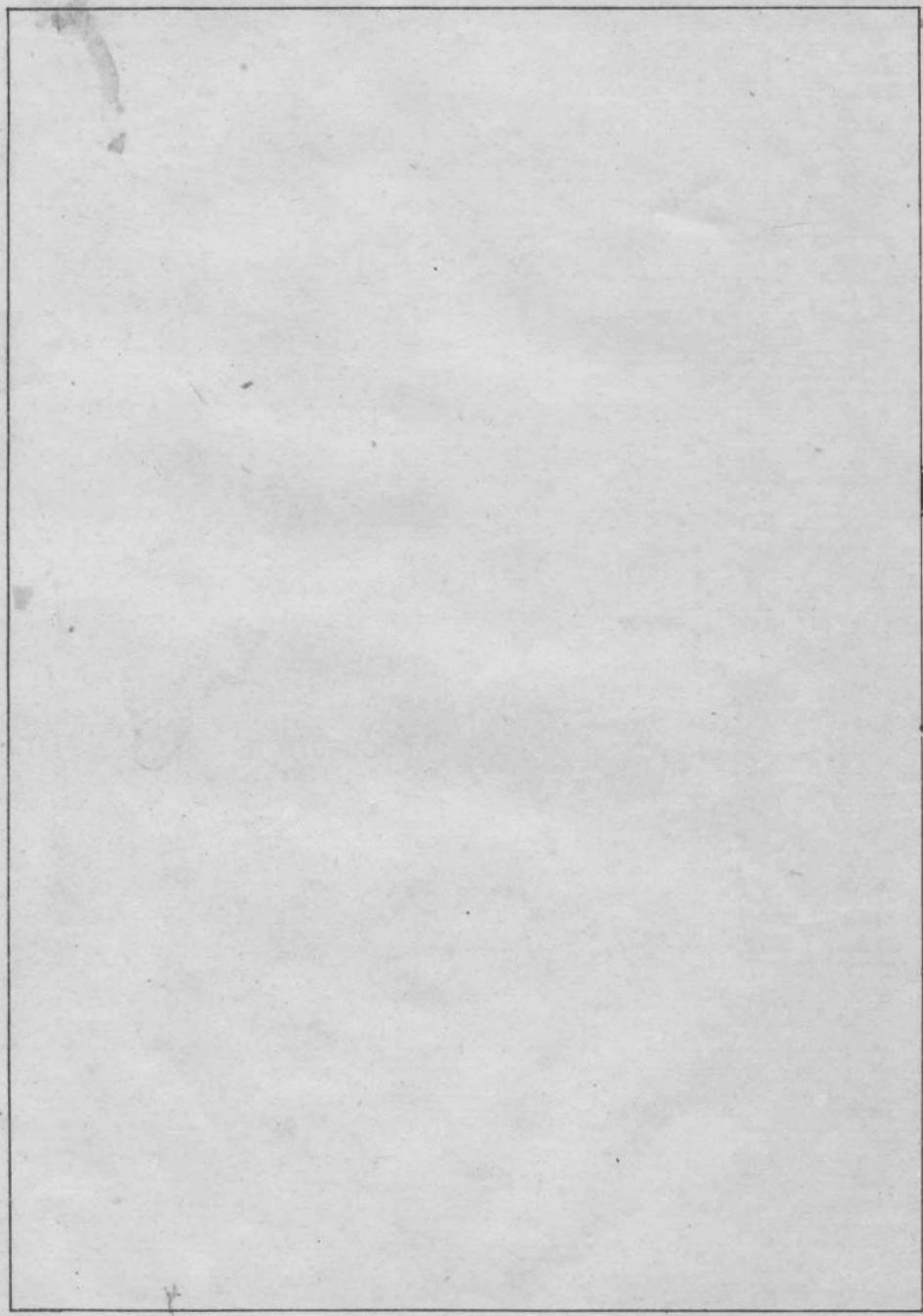


醉翁



懶子





石琴廬叢刊之一

瀋陽張之漢仙舫著

十里河鎮五異人傳

鎮踞遼瀋聯疆當南北孔道古城枕右長河貫中冠
蓋停驂工商列市舊名虎皮驛見明史熊廷弼傳萬
曆七年勒石猶存喬木故家蓋自金遼以來即爲巨
鎮鄙人生長是邦舊林繫念追維今昔人物不乏耆
德通材具有鄉評無煩贅述述其異者得五人焉傳
贊謬跋龍門見聞故遺犀燭彰晦闡幽非曰能之範

世箴俗竊有志焉

醉翁

翁豐財豪舉有古俠義風惟沈酣麴蘖迄老不衰故曰醉翁也姓王氏名天魁爲鎮舊族父治以農起家資鉅萬德望冠一鄉生子二長析產另度翁其季也英年助父理家政即嗜酒如命制於父不及亂父歿乃縱其量每飯必飲飲必醉而田功家計即於杯酒間策畫井井雖日在醉鄉而事不廢治父喪亘數月金錢法鼓徹日夜不休製芻靈

千彙萬狀至窮匠者術人馬應機轉動如生喪棚起五層
樓凌空結綺高拂雲表數十里外皆見之觀喪儀者繹絡
於道或曰翁治喪無與比翁益自負益增華焉時卜新阡
未就擇閭西爽塏築華堂移櫬其中供帳如生時是歲除
夕迎神翁啟閭門至靈堂荐香有馬賊伏堂後遽劫翁全
鎮大震賊已擄翁而西矣蓋因治喪誨盜致有此劫崎嶇
半閱月始以重金贖歸戚里咸來慰問翁治筵款之舉杯
對衆曰微此中物吾不生還矣蓋賊初遇翁厚繼因贖歟

不至遽震怒豕縛翁一賊橫刀置屠盆翁前翁曰飲我大
盜酒死不恨賊曾曰汝能酒乎翁曰能竟解縛開巨甕對
飲燭跋瓶罄翁尙油然曾已玉山頽矣越日款至乃贖歸
翁自述如此自是翁益湎於酒獨酌不歡輒治具召賓客
月凡數四時鎮中酒風甚盛里巷小夫能飲一石然不足
入翁筵也翁客皆巨量殼核既陳拇戰斯起進酒之器以
次加大末乃注酒巨盞中強負者飲或呼子婦跪筵下弗
飲弗起也觴政既亂客多中席逃醉不起者駕牛車載歸

或以兩人架肩口喃喃踉蹌去星月滿街聲驚雞犬雖深
閨幽夢中咸知爲翁家筵散時也而翁輒頰臥筵間齁聲
雷動酒闌燈焰以是爲常鎮中上元燈花甚盛翁歲於此
時招鎮中子弟於家紮扮秧歌與鎮民共樂之衣裝花粉
所費不貲飯斗粟肉半豚不惜也翁喜捕魚鄉人好事者
聞某水魚美趣報翁并爲負網挈籃以從夕陽歸來即烹
所得魚與鄉人飲噉盡醉乃散翁既以仗義聞於時而鎮
又爲南北通衢凡往來游僧歌伶雜藝百戲江湖獵食之

輩窮途落魄投足無門者流罔不踵門求翁翁罔不饗其所求以去有河間某叟者跛一足貌邇篠可笑流落遼東且辱矣乃詭稱千里聞義聲特出關訪翁翁大喜以爲知已除舍治嘉肴相款叟固健飲噉盤飧頃刻如舐酒數增尚不足侍者掩口笑翁輒以爲豪士益青視之居久之間客何能叟言種瓜得異術瓜實可若許大言間弓兩臂擬式蓋如五斗甕然家人皆嗤其妄而翁獨信立撥腴田界種瓜田去鎮可三里以叟跛爲備健驢日跨一往及秋實

乃大不及常瓜且竊敗不堪食叟竟跨驢逃去翁亦不問
也翁富甲一鎮駿馬華輪皆所素有然未見翁一乘也輕
裘麗服必盛禮一著旋即易去青鞋布襪歲以爲常鄉飲
社蜡幹衣而出見者不知爲富人夜雖沈醉曉必辨色而
起豐體宏聲談笑聞巷外意氣之盛鮮與比倫惟翁旣縱
酒好客不甚重視金錢而待翁舉火之家又時時分潤之
中歲以還家已漸落泊析產畀子另度蕭然一室非復當
日門庭傑侘無聊輒拉臧獲屠沽促膝泥飲酒酣耳熱時

或舉杯狂笑聲震屋瓦已復勃然怒罵碎杯堂坳間與飲者瞠目縮頭鼠竄以去蓋俯仰盛衰炎涼之故有弗勝其觥鬪者矣年未週甲卒以醉病終而當年與翁淋漓酣暢競酒兵於尊席間者或老病或死或去亦寥落如晨星鎮之酒風寢以衰云

石琴外史曰翁爲一鎮財閥席豐履泰垂三十年其憑藉之厚居養之優必有非常人所可儕者只以盛衰異勢遂爾今昔殊情悠悠里巷之譽毀紛紛世態之炎涼究何與

於知翁哉夫綜翁生平誠不足爲治家者訓然蹟其好客
卹貧千金不惜豪情俠氣傾倒一時以視夫慳嗇鄙薄之
夫簞食豆羹現於色者其度量之相越爲何如耶吾是以
有取於醉翁也述醉翁第一

慧子

慧子侯鼎性篤慤人欺之則信旣而悟其欺也則尋其人
面詰之聞人有不義事若梗於心遇其人亦面詰之詰之
其人或不承則頸赭口沫與辯爭慧子之爭皆直也鄉之